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英 / 藏

◆ 全 译 本 ◆

金融家

[美国] 西奥多·德莱塞 / 著 裘柱常 / 译



The Financier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The Financier

金 融 家



[美国]西奥多·德莱塞 著

裘柱常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融家/(美国)西奥多·德莱塞著;裘柱常译.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8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祿善主编)

ISBN 7-216-04746-X

I.金…

II.①西…②裘…

III.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1651 号

策 划: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熊听绘 熊怡然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杜义平 秦新华

封面绘画:杜 娟

插图绘画:阮 建等

排版制作:雷晓玲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5-17 层)

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http://www.hbpp.com.cn>

印刷: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6.875 插图:13

版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SBN 7-216-04746-X/I·445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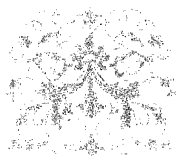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编委会

主编:黄祿善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王智量	许光华	李美华
赵燮生	黄祿善	韩忠华
杜 蕾	李 易	王仙芳
金泽龙	沈 婧	



A Treasury of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也许人们至今依然记忆犹新：2001年，纽约曼哈顿上空，直插霄汉、誉称双子星座的世贸中心大厦瞬间化为灰烬；2000年冬天，正值世纪之交，美国两党竞选总统，选举舞弊、丑闻迭出……由此再远些，追溯前尘往事，1871年一场特大火灾，将芝加哥这个中西部最大的商贸重镇夷为平地，不经意之间带来了“黑色星期五”，使纽约、波士顿、费城等地证券市场一片混乱，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乃至全美经济恐慌……对于如此突如其来、波谲云诡的罕见的劫难与社会腐败，德莱塞独具慧眼，信手拈来，作为小说的时代背景，绘声绘色地写进了他的杰作《金融家》里。当时美国文坛虽然不见得没有高手——比方说，20世纪头十年内，各媒体攻击政界、商界贪污腐败的新闻报道盛极一时，从而涌现出一批揭露黑幕、要求改革的作品，连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都认为要“对恶势力作无休止的斗争，不应该有间歇”，还别出心裁地把这些专门痛揭丑闻的人喻为约翰·班扬的名著《天路历程》里“扒粪者”。可惜这些跳不

出新闻报道框框的作品，仅仅是昙花一现，早就成了过眼烟云——说到底，这些作者终究不像德莱塞那样具备准确的时代感、非凡的才识和如椽之笔，断断乎捕捉不到，也驾御不了如此重大的创作题材。《金融家》纵然还有这样那样不足之处，但在反映瞬息万变、动荡不安的时代风云与社会现实，以及政界、商界无孔不入的贪污腐败，特别是描绘 19 世纪末期在美国产生的、靠巧取豪夺而发财致富的资本家这个领域里，被公认为最出色的作品，至今依然富有魅力，发人深省。

德莱塞在他的成名作《嘉莉妹妹》(1900) 及其姐妹篇《珍妮姑娘》(1911) 问世、震撼文坛之后，推出《欲望三部曲》：《金融家》(1912)、《巨人》(1914)、《禁欲者》(1947)。三部曲的故事背景始自南北战争的年代，大体上可归入被马克·吐温给定了性的“镀金时代”的时期。《金融家》的故事主要依据来自查尔斯·T·耶基斯发迹史。后者实有其人，是 19 世纪 90 年代在芝加哥叱咤风云的美国大资本家。德莱塞一来对耶基斯其人其事烂熟于胸，二来他又集中概括众多其他资本家的特征，所以在小说里写到主人公法兰克·柯帕乌这个天生的金融家的发迹始末可谓得心应手。

德莱塞献给美国城市小说的，是一长溜画廊式的、有血有肉、富有时代气息、堪称经典的不朽的文学人物形象；他在自己的小说里塑造的典型人物，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弱者、牺牲品、失败者；比方说，嘉莉妹妹是个进城闯荡的外来妹，尽管后来莫名其妙地变成名噪一时的女伶；珍妮姑娘也是个打工妹，一生坎坷，沦为情妇，当然，她性格中最大的闪光点——自我牺牲精神，却是感人至深；赫斯特伍德身为高级酒吧经理，踌躇满志，最后还是开煤气自尽；克莱德是个外来仔、穷小子，为了一心攀附权贵，终于成了美国梦的牺牲品。德莱塞关心的弱势群体——这些外来妹、打工仔，如今都已成为美国文学中的典型人物。

另一类则是强者、超人、胜利者；比方说，《金融家》里的法兰克·柯帕乌；还有《“天才”》(1915) 里的尤金·威特拉。

描绘 19、20 世纪之交金融家如何成长与发迹、如何巧取豪夺的全景图，在美国文学中是德莱塞开创了先河。

在德莱塞笔下，法兰克·柯帕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玩弄权术、富有时代象征的冷酷无情的超人、巨人，又是一个怎么也压不垮的人物。他自幼无心读书，可是天生头脑活络，特别精于算计——赚钱。他在十岁那年亲眼目睹过鱼市场里龙虾吞噬乌贼的惨状——这一活生生的弱肉强食的教训，给他醍醐灌顶，解开了人生之谜：如果说龙虾吃乌贼，人吃龙虾，那么，试问吃人的——又是谁呢？答案是：人吃人，原来就是如此！从此，他就铁了心，要做一个强者！他的信条是：满足自我，斗争属于强者！生活就是适者生存。主宰着他从二十岁一直至死的所有形形色色的欲念，法兰克·柯帕乌无不通晓：追求发迹、追求女人、追求美、附庸风雅、喜好艺术、追求名声与威望、追求不朽，恨不得自己死后给人留下那种半人半神的印象。众所周知，南北战争以来，美国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加剧，发迹致富正风靡全国。少数强暴的银行家不择手段地剥削整个北美大陆及其平头百姓，他们腐蚀国家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他们的财源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各行各业巨头、大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美国经济实力开始称雄全球。法兰克·柯帕乌就是那个“镀金时代”冒出来的尼采式的英雄人物。从外貌上看，他长得健壮、漂亮、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但骨子里却是一个昧良心的无耻之徒。他对社会道德、传统习尚，乃至教规“十诫”之类，全然不屑一顾，但对金钱、权势、美女贪得无厌，决不允许任何力量妨碍他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德莱塞的小说里，跟法兰克·柯帕乌的发迹这条主线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乃是他的艳史——两次不幸的婚姻，年仅十九岁便娶比自己长五岁的富商新寡丽莲·珊波尔为妻，不久又跟富豪巴特勒的女儿爱玲一见倾心，卿卿我我，私通同居——作者在这里，实际上为法兰克·柯帕乌日后坐大牢安下了伏笔，因为如果他不是喜新厌旧，不是耽于女色，不去染指爱玲，不使他的主子

巴特勒大发雷霆、决心惩罚他的话，本来他不会落到如此惨败的下场。

《金融家》里写到那个年代在费城政坛上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是一小撮资本家，亦即以富商、政客巴特勒、莫仑霍、辛浦生为代表的所谓“三人帮”，法兰克·柯帕乌为了出人头地，不得不攀附上述这些费城上层人物，跟他们保持着一方面彼此利用、相互依存，另一方面却又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微妙关系。后来，法兰克·柯帕乌因他天生金融头脑、声誉日隆而获巴特勒与“三人帮”的爪牙、市财政局长斯坦纳的青睐，终于充当他们在证交所场内的代理人，此后就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敛取大量钱财，同时又不失时机地让自己从中大捞一把。殊不知正在他平步青云、如日中天之际，在1871年芝加哥一场特大火灾所引爆的美国经济恐慌中，法兰克·柯帕乌由于挪用市财政局公款而被指控，终于锒铛入狱。出狱后，法兰克·柯帕乌决心离开费城，远走芝加哥，在那里开辟新天地，继续耍弄马基雅弗利权术，追求权力、金钱、女人。

德莱塞在《金融家》中如实地揭露费城官商勾结、沆瀣一气、发财致富这一赤裸裸的现实，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一个历史时代：人们从费城这个缩影里清晰地看到一个世纪多以前美国在政治、财经、金融、司法诸方面制度极其混乱，流弊严重，官员们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勾结商人，合伙投机，明争暗斗，坐收渔利等种种不可告人的勾当。通过德莱塞对“权”与“钱”的细节描写，人们一目了然地看到正在形成之中、不久即将主宰美国的金融寡头政治的雏形。《金融家》之所以至今历久弥新，引人入胜，魅力恐怕就在这里。

要说当时费城经常发行市公债券，委托各代理商拿到股市上去销售，就金融业务运作而言，本来也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问题就出在这儿：数十年来陈陈相因，一直沿袭这么一种不成文的惯例，亦即由官方——市财政局出面与承销市公债券的代理商正式签订一份协定，言明代理商售出每一批市公

债券所得的钱款不必立即存入偿债基金，而是允许延续到下个月初结算时方始解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种所谓协定方式，只不过是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合法幌子，实际上为官商合伙巧取豪夺大开方便之门。要知道每一批公债售后所得的钱款，动辄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巨款，就这么着被官商们公开挪用——或是贷给各银行牟利，或是炒股票赚大钱，或是拿去做别的什么投机买卖，攫取暴利。多年来，法兰克·柯帕乌一直就是这样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为费城上层人物效犬马之劳。数十年来，历任费城市财政局长与各经销商，全都尝到过上述这种惯例的甜头，顺顺当当地、神不知鬼不觉地照例发财致富。这分明就是时下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点儿都不陌生的“钱权交易”，只不过它是远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具有地地道道的美国特色的模式罢了。但法兰克·柯帕乌不知怎的却偏偏撞上了恶时辰——一场芝加哥特大火灾——栽了个大跟斗，看上去好像有点儿偶然性，其实不然，原因是费城巴、莫、辛“三人帮”一方面充分利用他替自己火中取栗，另一方面对他的如此精明强悍、野心勃勃的“超人”、“巨人”表现早有戒备，所以，他们在芝加哥特大火灾引爆的经济恐慌中，为了拼命摆脱自己的困境，不至于被公开曝光，并力图在市议会选举中稳操胜券，继续控制财政、立法、司法大权起见，在反对盗窃市库的幌子下，立即把自己的同伙和潜在劲敌——法兰克·柯帕乌拿来充当替死鬼；其实，这一拨巨贪们倒是也应该跟法兰克·柯帕乌一起坐到被告席上，但结果呢，恰好相反，他们不仅逍遥法外，而且继续大权在握，为非作歹。再看德莱塞所描写的纯粹美国模式的开庭审讯、形同傀儡的陪审团、唯唯诺诺的昧心法官，以及监狱基层组织，单从中举出一些最不起眼的细节，就足以说明当年司法界如何腐败透顶。比方说，堂堂的典狱长对油水特足的有钱人总是溜须拍马，通过在狱中高价出租房间，给他们提供方便与自由来大捞外快；小不点儿的看守则在狱中私设小铺，照例也会盘剥捞钱；而对于赤贫如洗的在押犯人，他们却

摆出另一副凶神恶煞般的嘴脸，百般侮辱虐待，公开亵渎人格，哪儿还有一点儿人性的尊严！反正那个年代美国司法界类似这样的阴暗面，德莱塞全都描写得如此精细缜密，入木三分——特别是在书中第四十章针对美国法律、法官、律师等等有感而发的、鞭辟入里的不易之论，至今依然耐人寻味——即使事过八十多年仍然令人叫绝：原来美国法律是为有钱人服务的，所谓民主、自由，全是骗人的鬼话！

德莱塞历来以营造环境气氛的能手著称，描写观念形态、社会制度的错综复杂画面，尤其擅长。他在《金融家》里切中时弊地对商界生活的描绘，简直有如神来之笔。诚然，他在《自述》中回忆自己开始走上文学道路时，就心慕手追巴尔扎克，执意要以巴尔扎克式的手法来描写美国的生活。美国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说得对：“金钱是巴尔扎克小说中最普遍的因素，其他事情时有时无，唯有金钱常在。”同样，在《金融家》里，德莱塞描写了人物对社会道德、传统习俗总是置若罔闻，他们的野心、追求、欲念……全都围绕着金钱权势打转转，他们的命运跟金钱权势紧紧拴在一起。例如，看到了拍卖行里掌柜的那一板一眼、一招一式的招标、报价，在一阵阵吆喝声中层层加码、一路攀高追涨，直到一锤定音、拍板成交的全过程，少年法兰克·柯帕乌不知怎的心里突然感到奇痒无比，顿时萌生弃文从商的念头，难道不就是为了赚钱敛财、发家致富吗？还有，那个年代甚至费城一些政要都不能免俗，公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受贿批售特许经营权以外，还热衷于炒股票，看好日进斗金的市内有轨街车，乃至千方百计想要个人操纵、垄断某条市内有轨街车路线；再看费城证交所场内大厅里，人头攒动，你推我搡，声嘶力竭，甚至甘愿豁出老命一搏那种乱哄哄的氛围，难道说不也是为了疯狂追逐金钱吗？类似这样的描写，在小说里可谓俯拾皆是，如果说不是作者平昔亲历其境，感同身受的话，休想在字里行间如数家珍似地娓娓道来。正如美国批评家菲利普·拉弗说，德莱塞“像巴尔扎克一样，对金钱权势机器的运转了如指掌”。

总而言之，从塑造人物的工力、戏剧场面的安排、情节的模式、适度的创新等诸视角来观察德莱塞的小说，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1944年美国批评家艾伦·泰勒缘何把德莱塞同福克纳、海明威并列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仅有的三大小说家。

20世纪后叶以来，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高科技时代日渐逼近，世界文坛上形形色色的流派与作品，可以说五花八门，各传媒节目花里胡哨，令人目不暇接。与此同时，人们生活节奏也都普遍加快，休闲娱乐方式日益多样化，相形之下，文学中大部头巨著显得难以与眼下人们的阅读习惯完全适应，所以，德莱塞的长篇小说似乎比独领风骚的过去要被人冷落了一些，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根据我90年代末旅居美国期间细心观察，德莱塞的重要作品，以及根据诸如《美国悲剧》等小说改编拍摄的影片录像带，在当今美国大大小小书店、录像带出租公司里还是赫然在目，陈列在经典作品架子上，而且不时有新版书问世，至少也说明在美国读者、观众群体里不乏知音。比方说：美国著名的《现代文库》不久前还将《嘉莉妹妹》、《珍妮姑娘》列入20世纪一百本最佳英文小说内，须知只有几位作家获两部小说同时入选的殊荣。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专家、学者根据德莱塞的原稿刊印《嘉莉妹妹》复原本问世以后，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有关德莱塞及其作品的研究著作，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激起国内外读者的浓厚兴趣，随之似乎掀起一股“德莱塞热”，给德莱塞小说重新定位，好评如潮。拙译《嘉莉妹妹》（据宾大复原本译出）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初版于2003年1月，一年内连续四次重印，实属罕见。这一事例再次雄辩地证实了我国广大读者对德莱塞经典作品情有独钟，爱不忍释。伯克莱加州大学拉泽·齐夫教授重评《金融家》时就深中肯綮地说：“德莱塞写出了一部伟大的美国商界小说，堪称空前绝后。”批评家理查曼·林杰曼在90年代的专著中甚至下了断语：“德莱塞是美国小说家里最富有美国气魄……有过一个时期，他就是美国文学，唯独一位

堪与欧洲文学大师相提并论的美国作家。”显而易见，决定一部文学作品好不好，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走笔至此，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当代美国作家威廉·范·奥康纳说过的一段话：“伟大的作家脱颖而出，把同时代的人远远抛在后而，他们生活在另一种时间里。……一切历史——包括文化史——都会丧失光泽，对某一个作家、某一部小说热心的人，不得不拿出抹布与擦粉，想叫大家看出时间的锈暗背后才是弥足珍贵的金属品。”毋庸置疑，奥康纳所言极是，包括《金融家》在内的德莱塞的第一流长篇小说，都是抹掉锈斑、闪闪发亮、响当当的金属品——既是引人入胜的小说，又是社会历史文献的经典著作。我觉得，古今中外稗官野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金融家》对于时下反腐作品及其影视连续剧情有独钟的我国广大受众与创作者来说，尤其值得仔细赏析，不消说，大有裨益。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资深翻译家

潘庆舲

2006年8月

第一章

费拉德尔斐亚是一个二十五万多人口的城市，法兰克·阿吉龙·柯帕乌就出生在那里。那里有一些美丽的公园、著名的建筑、满是令人怀念的史迹。有许多我们和他到后来才知道的东西——电报、电话、捷运公司、外洋轮船、邮局递送信件，当时还没有出现。那时还没有邮票，也没有挂号信。街车^①也没有创办起来。只有许多公共马车可以代步，至于要出远门，只好依靠正在慢慢地发展的、多半靠运河来联系的铁路干线。

当法兰克出生的时候，柯帕乌的父亲还是一个银行小职员，但是十年之后，当这个孩子开始很懂事似地活泼地地观察人世的时候，亨利·华盛顿·柯帕乌先生因为银行总经理逝世，其他的职员挨次提升，他就接替了升职的出纳员的空缺，每年有三千五百块钱，在他看来是优厚的薪水。他兴高采烈地告诉他的太太，立即决定把住家从布丁武街 21 号搬到新市街 124 号，那里的环境好得多，是一座漂亮的砖楼，是三层楼而不是他们现在住的二层楼。将来他们还可能搬到更好的什么地方去，但是目前，这就行了。他是非常知足的。

亨利·华盛顿·柯帕乌只相信亲眼目睹的东西，满足于自己的现状——一个银行家，可以说是一个未来的银行家。

① 纽约于 1831 年最先模仿火车的样式建造市内有机街车，在 1860 年至 1880 年，盛行马匹拖拉的街车。到 1888 年，维吉尼亚州利却蒙首先造成用电力发动的街车，就是电车，淘汰了马拉街车。

在当时他是一个仪表出众的人物——高高瘦瘦，喜欢盘根究底，高级职员的气派——一副美丽光滑、剪得短短的络腮胡子，几乎长到耳垂下面。他的上唇平滑而奇阔，鼻子长而直，下巴微微突出。他的眉毛浓厚，更衬出了朦胧、灰绿的眼睛，头发短而光滑，梳得很漂亮。他老是穿着大礼服——这是当时金融界的气派——戴一顶大礼帽。他的双手和指甲都非常干净。他的举止可以说是很严肃的，虽然实际上说庄严还不如说文雅更贴切一些。

因为他一心想在社会上、经济上往上爬，对于和谁谈话以及谈到谁都很小心谨慎。他不敢表示激烈的或者不投合时的有关政治或社会的意见，正如他很怕别人看见他和坏人在一起，虽然他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意见可发表。当时废奴与反对废奴两方面争论得很厉害，他却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他深信一个人只要具有资金和一件稀奇的东西，一种富于吸引力的性格——一种争取别人信任的能力，就可以从建造铁路上获取巨利。他硬是认为安特鲁·杰克逊^①反对尼古拉·别第尔^②和联邦银行是完全错误的，那是当时的一个大问题；当时还有大量的贬值的钞票^③在社会上流转，老是流进他的银行里来——当然是打了折扣的，并且加上利润借给急需的借款人——他为这种情况觉得担心，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那家银行是费拉德尔斐亚的第三国民银行，行址就在费拉德尔斐亚全市的金融中心，实际上也是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三街。银行老板是兼营经纪业务的。当时的州银行，不论大小，都有一种流行病，不按法律规定，以不可靠的、不明确的资产作资金而印发钞票，以惊人的速度倒闭或者停业；了解这一切情况是做出纳员的柯帕乌先生所必需的重要知识。结果，他就变

① 美国第七任大总统(1767—1845)。

② 美国金融家(1786—1844)，1822年任联邦银行总经理，1839年退休。

③ 钞票发行额超过资本金的银行所行发的纸币。

得胆小如鼠。他真不幸，缺少使人在任何事业上出人头地所必需的两件东西——吸引力和远见。他生来就不能做大金融家，虽然他却明摆着要成为一位相当成功的金融家。

柯帕乌太太生性倾向宗教——一个矮小的女人，淡棕色头发，明亮的褐色眼睛，在妙龄年华是风姿动人的人物，但是现在已经变得比较呆板而实事求是了，一心要对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认真给予慈母的眷爱。儿子们由大儿子法兰克带头，老是给她添麻烦，因为他们老是要跑到市内各处去，去和顽童打交道，看看、听听他们不应该看也不应该听的东西。

法兰克·柯帕乌打十岁起就是一个天生的头领。在他读书的小学，后来在中区中学，大家都认为他的常识在任何情形下无疑都是可以信托的。他是一个坚强的青年，勇敢、无畏。他从懂事起就热衷于经济和政治，他不喜欢书本。他是一个整洁、结实、身材适度的孩子，生就一张光润、轮廓鲜明、感觉敏锐的面孔；两只灰眼睛，巨大而明澈；前额宽阔，一头短短的密竖的深棕色头发。他具有机敏、轻捷、矜持的态度，老是提出问题，迫切希望得到聪明的答复。他一向无病无痛，吃东西总是津津有味的，用强硬手段来管他的兄弟们。“走过来，乔！”“赶快，爱特！”他发布这些命令，态度并不粗暴，但总是坚定的，而乔和爱特就都来了。他们一开始就把法兰克当做上司，对于他所说的话都是急于听命的。

他老是思考着，思考着——件件事情都使他觉得惊奇——因为他猜不透自己是怎么生下来——生活是怎么构成的。这么多人怎么会生到世上来的呢？他们在这里干什么？总之，是谁创造万物的呢？他的母亲把亚当和夏娃^①的故事告诉他，但是他却不相信。离他家不远有一个鱼市场，每当他到银行里去看父亲，或者在放学以后领弟弟们出去游玩，走过那里

① 《圣经·创世记》说上帝造人，先造了男人亚当，后来又造女人夏娃，是人类最初的祖先。

总喜欢去看一家铺子面前的一只水缸，缸里放养着德拉瓦海湾渔民捕来的古怪的海生物。有一次，他在那里看见一只海马——一种有趣的海洋小动物，形状有些像马——而另一次又看见一条电鳗，从本杰明·富兰克林^①的发现中可以得到解释。有一天，他看见水缸里养着一只乌贼和一只龙虾，从它们之间看见了一种悲剧，他终身牢记着，而且为他解决了许多知识上的问题。据游手好闲的旁观者说，龙虾没有被喂食物，就把乌贼当作它合法的弱肉。它躺在透明的玻璃水缸底的黄沙上面，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你不知它那对突出的黑眼珠在看什么地方——但是很明显的，望着乌贼的身体不肯放松。乌贼的体质灰白、光滑，看上去像是肥猪肉或者白玉，像鱼雷般游来游去；但是它的活动却明明逃不出它的敌人的视线，它身体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逐渐消失，被追逐者残忍的螫攫去了。龙虾会像弹弓一般跳到好像在懒洋洋地做梦的乌贼身边，乌贼也非常敏捷地窜开，同时喷出一阵墨云来，躲在那里，可是这却不是稳成功的，它的身体或者尾巴的一小部分往往会被下面的怪物的螫攫去。年轻的柯帕乌对这出戏非常神往，每天都要来看的。

有一天早晨，他站在水缸面前，鼻子几乎贴着了玻璃。乌贼只剩下一部分了，它的墨囊里已经空洞无物，龙虾躲在水缸角落里，显然准备采取行动。

这个孩子站着老不肯走，残酷的斗争把他吸引住了。也许是现在或者一小时或者一天内，乌贼可能会死亡，被龙虾杀死，然后被吃掉。他又望着水缸角落里铜绿色的龙虾，不知什么时候它会把乌贼吃掉，也许是今天晚上。他今天晚上要再来看。

当天晚上他又来了，看呀，他所预料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有一小群人围在水缸四周。龙虾在水缸角落里。前面是乌贼，

① 美国的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1706—1790)。

给撕成了两块，有一部分已经被吞掉了。

“它终于搞掉了它，”一个旁观者说，“一小时以前，我就站在这里看它跳上去抓住了它。乌贼已经精疲力尽了，行动不够迅速。它曾经躲避，但是那龙虾却算准了它会躲避。原来它估计乌贼的动作已经有许多时候了。今天才搞掉了它。”

法兰克只是呆望着。他没有看见经过的情况真是可惜。他看见被杀死的乌贼的时候，心里觉得有些为乌贼悲伤，于是他凝望着胜利的龙虾。

“我猜想，事情非得如此不可，”他心里在解释，“乌贼的行动不够敏捷。”他想出了道理。

“乌贼不能杀死龙虾——它没有武器。龙虾能够杀死乌贼——它是浑身武装的。乌贼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龙虾可以拿乌贼作为食物。结果怎么样呢？还会有别的结果吗？它是无法逃生的。”当他赶回家去的时候，他最后这样认定。

这件事情给他的印象很深。这略微解答了他过去很伤脑筋的谜：“生活是怎么构成的？”一切生物都是以相互吞食为生的——就是这么一回事。龙虾是以乌贼以及别的生物为生的。什么东西吞食龙虾呢？当然是人！一定的，就是这么一回事！什么东西吞食人呢？他心里在想。是别的人吗？野兽是吃人的，还有印第安人和生番，也有人被风暴和横祸害死。他对于人吃人还不怎么相信，但人们真的是互相残杀的。不是有战争、打架、暴徒寻衅吗？他有一次曾经看见暴徒寻衅，是在他放学回家时候看见他们围攻公共报的大楼。他的父亲讲解了其中的道理：是为了黑奴。就是这么一回事！一定的，人是以吃别人为生的。请看黑奴吧，他们也是人。这年头的一切骚动就是如此。人是在杀害别的人——黑奴们。

他走回家去时，对自己的结论认为很得意。

“母亲！”他跨进家门就叫起来，“它终于搞掉了它！”

“搞掉什么？什么东西搞掉了什么东西？”她莫名其妙地问，“去洗手吧。”

“就是龙虾搞掉了乌贼呀！我前几天告诉你和爸爸的。”